

我现在偶尔也会骑一下路边的小蓝车,小黄车,我叫它小自行车。骑一段路,兜一个圈子,在哪儿停下,就算是在哪儿抵达。地点随意,速度不急不慢,感觉自己还剩余的灵活,身姿是不是也还有剩余的挺括,这种小车轮胎虽然没有弹性,但自己还是很有弹性地前行,心情也弹性……恰到好处就停下来,仔细把车放好,训练文明!

也会和一小群学习童话的研究生们骑着去一个不远的地址。他们都故意让我骑在头里,很轻轻地跟在我的身后,甘愿衬托出我心里想要的潇洒。

我的年轻的学生们,总是不声不响地衬托我,在三年学业里,不嘲笑不拆穿一个不年轻的人的种种短缺,我讲着我懂的给他们听,他们灵巧、智慧地协助、维护我,相处快活,前行十分飘扬。我们的这一支小队伍,双肩包里装着的是一个很小又无边大的童话学科,天真、温暖至上,不显示高深,不打击信心,共同地举重若轻,抓得起认真,放得轻快,努力让学业的课堂和课堂之外成为一个真实童话,相信童话的人,是把童话当真的,童话总在相信之中。

我们相视而笑的目光里是你夸我、我夸你:我们都骑得很帅!

我们已不只是在骑自行车的故事里,不只是在度过学业,我不是他们的驿站,他们不是我的车厢旅客,而是生命相遇一同在行走,互为轮子,互为星空,互为那一首歌里所唱的“有你真好”,丑小鸭是因为有了湖水才被发现的,我们也互为湖水和天鹅。

我考取中学的那年,妈妈带着我去买自行车。

那时,买一辆新自行车是要凭票的,妈妈说,旧货店可以买到。

她带着我乘公共汽车到南京东路,直接走进一家旧货店,直接指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问我:“你看它好看吗?”

营业员走过来:“是九成新的!”

车前有个浅绿色磨电灯。143元。妈妈付了

钱,营业员帮了推到店门口,妈妈对我说:“你骑回家,骑得慢一点。”我看看她,也看看营业员,然后用最慢的死上车的方式骑着离开。

妈妈没有看见我骑过自行车,我也没有说过骑过自行车,小孩子的事不是都会告诉大人的,小孩子想干什么,能够干什么,也不是大人都知道的。但是妈妈却知道我可以把车骑回家,她还知道我想有一辆自行车。童年的路,少年的天空,和大人朦胧隔开,他们却可能看得明白,不动声色。我的母亲就不动声色。

她怎么知道这个旧货店有一辆九成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呢?

我骑得一点儿不慌。其实在此之前,我只骑过一两回自行车。和我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小学同学家有一辆很高级的英国兰令牌自行车,带三飞的,漂亮的磨电灯,是在香港的伯伯还是姑姑送给他们的。他和我好,让我骑过,都是在院子里俱乐部那排房子前的小空地上骑,稍微转了几圈。他说:“你再骑会儿!”可是我不好意思。别人的东西,我总会不好意思。

我现在骑着九成新的永久牌自行车,也觉得很高级。

这是很长的一段路,公共汽车要开十几站。路上车少,人少,我越骑越潇洒,骑到四川路凯福饭店那儿,还离开大路,穿进一条小弄堂,从另外一头又

## 骑着岁月

梅子涵

回到大路上。

这一辆自行车,后来我骑着上学,有时也主动让妈妈骑着上班。

班里只有两个同学骑自行车,还有一个是女生,教授的女儿。

学校大门里的两侧各有一个长长的自行车棚。棚里的车主要都是华侨学生的车,我们学校有很多从印尼回国的华侨生,他们都骑兰令,三飞的节奏声,令人着迷。他们还经常坐在二楼宿舍的窗口拨动吉他唱着《哎呀妈妈》《鸽子》,想吸引走过的女生。可是女生们只稍稍一瞥,便扭头又清高走去。那个时代,女生们都含蓄,清高,一本正经,我们男生,倒会觉得有些难为情,好像是因为他们那无拘无束的夸张神情,也好像是因为自己的拘谨、规规矩矩。

那个年代的许许多多,都是和这个年代的许许多多完全不一样的。

星期天,我会骑着车到别的区的旧书店去买数学书,那时,我喜欢数学,着迷几何。

也会骑着到有田野的地方穿行。田间路,河边,尤其喜欢长着高高茅草的荒地,最好那儿有个打仗时留下来的碉堡。我骑着拐来拐去,觉得自己像个游击队员。我一直喜欢看打仗的电影,电影中经常是汉奸伪军骑着自行车,

可我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自己的队伍。

长大以后,看欧洲二战电影,抵抗力量,游击队员,特别是女战士,骑着自行车在祖国城市、田野上穿行,送情报,消灭法西斯,还配着音乐旋律,那根本就是自行车的艺术战曲和童话了!无论是D小调,还是G大调,低沉、忧伤,或是奔腾、飞扬,穿行于清晨街道,隐匿于夜深田野,都是曦光和星斗,是后来胜利的序曲,个个音符如颗颗子弹,都深藏着暗暗的笑容,悠扬得不易察觉!

可惜啊,我不是音乐家。

也不可惜,我毕竟在文学中了。

去田野、河边的时候,有时也会带着钓鱼竿。当好游击队员就坐在河边开始钓鱼。就好像小河里没有大鱼似的,我钓到的全是小猫鱼。其实钓小猫鱼也很好玩,一会儿一条,一会儿一条,小孩子钓到小猫鱼就够了。

下乡去农场后,就基本不骑自行车了。到镇上去,去场部有事,都是步行,成为了真正的步兵。我不喜欢借公家的车,别人的车,宁可走着,东张西望,野草、野花,庄稼,芦苇荡,脚踏轮子是晃过,脚踩大地看仔细,这样那样都在路上。

后来上大学了。莉亚妈妈送了我一辆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我骑着它,校园的东部和西部。当学生的时候,停在宿舍和教室门口,当老师

了,停在宿舍和办公室门口。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她坐在前面车杠上,我骑着穿行在黄昏校园里,对女儿说:“我们现在到繁繁老师的家里去吃饭啦!”她开心地得哇哇大笑。岁月从黄昏的头顶呼呼飞去,记忆从后来的心底呼呼涌起,无论停在哪儿,哪儿都有轮印,脚印,都不是序曲的音符,而本是一生最日常的演奏,都不是事先定好的调,哪个调不都是属于你的呢?

岁月的轮子上没有磨电灯,不装配三飞,但总前行,总会抵达。节奏骑得好听些吧,也注意好身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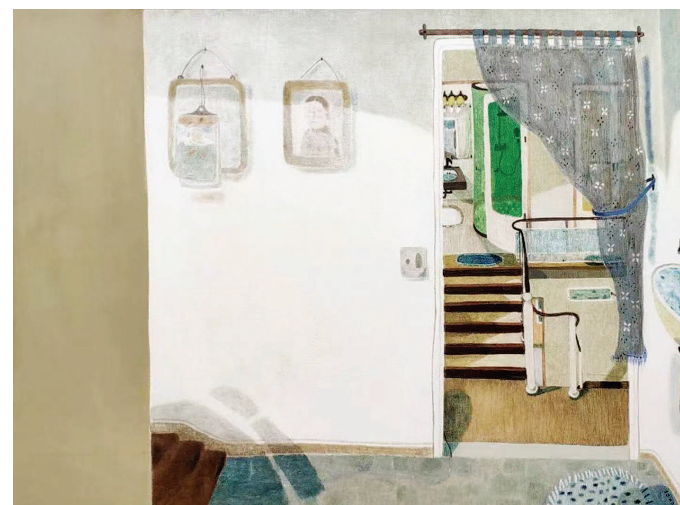


时间那么快,我尊敬的翻译家傅惟慈先生已经离开九年了。我在2014年2月离京赴沪,三月的一天,突然接到嘉嘉姐(傅先生长女)的短信,傅先生已于3月16日逝世。我震惊而愕然,思绪一阵混乱。当时脑海立刻浮现的是:傅先生,和您还有一次未成成之约定啊。

与傅先生相识是经一友人引荐,友人与傅先生及其家人是挚交,她知道我喜欢文学,写过一些文章,便欣然带我去认识傅先生和其家人。从此,我心里多了一个地方:四根柏小院。

小院位于皇城根下的西城区四根柏胡同,胡同名字的来历便是这胡同里有四根柏树,而其中一棵就在傅先生家的小院里。从赵登禹路往胡同里一拐,顿时少了车流嘈杂,再往里走,便到了傅先生家院门口,进到里面,有一种宁静的大户人家的感觉。说是小院,一点也不小,有两百平方米。记得第一次拜访傅先生是在夏日午后,院门开了,半个院子的花草,郁郁葱葱。对着院门的便是那棵在院子里仰头看不到树冠的大柏树。树下盛开着好些好看但不知名的花。

室野  
(油画)  
王琼



我与苏玉虎先生是在一次京剧雅集上认识的,牵线搭桥的是上海京剧院的一位老前辈。玉虎先生得知我住在他家附近,就叫我随时随地去他家相聚唱。玉虎先生是大画家李可染的三公子,自幼跟随外公苏少卿学戏,唱得一口字正腔圆的皮黄。老先生戏唱得好,还会拉琴,一肚子儒雅可人的京剧、文坛典故,每次在一起闲聊,只觉书香扑面春风缭绕。

我与玉虎先生年龄相差二十多岁,以他的学识、经历,完全当得起我的老师,但他雅辞再三,让我不必执弟子礼。于是,我称他“老师”,他叫我“先生”,老夫人则叫我“小崔”。疫情之前,我基本每周去他家一次,这样混乱的称呼,让许多新结识的朋友大呼听不懂。

苏老师不要我执弟子礼,平等待我,那是谦虚涵养,但我一直是称呼他老师,心里也是把他当老师对待的。玉虎先生在指导我学戏过程中,对如何运用气非常认真,从来不马虎。记得在教《秦琼卖马》时,光是“店主东,牵马

……”这一句念白,发花辙、上口字、语调、语气,就讲了好多遍,要我反复揣摩反复吟诵。后来在票房再唱《卖马》,许多朋友都觉得我用韵发声讲究了许多,其实这都是玉虎先生悉心教授的结果。京剧院的老前辈听了我们上课的录音,说戏校老师上课的效果也不过如此了。

玉虎先生八十多了,很少出门,唱戏固然是我们相聚的重点,聊天叙闲也是每次聚会的开心时刻。他总是在收集京胡、谱架的时候,会轻轻地问一句:“小崔,最近有啥新闻?”如果有不熟悉的旁人在场,他一定会称我崔先生,弄得我非常尴尬。

然后他宁可花时间向旁人解释,为什么称我为“先生”的缘故。我知道玉虎先生敬重的是我的职业,而并非我的学识达到了“先生”这样的高度。所以我是坚决反对他这样称呼的,可他我行我素,下次还是这样叫。我们在一起聊的

话题,国内国际无所不包。听到重要的时事热点,他总是会认真地询问,探讨好几个为什么。对社会上有些不可思议的现象,他则会露出一脸惊讶的表情,非常童心。

玉虎先生是个沉浸在京剧、绘画、书法等艺术作品中的高级爱好者。京剧从小启蒙,外公苏少卿有“京剧三大教师爷”的雅号,他七八岁就在电台演唱《桑园寄子》《三娘教子》等经典剧目了,

不是科班胜似科班;绘画得自父亲的遗传,虽不会画,但欣赏的艺术天分极高,不少画家和他都是好朋友,喜欢听取他的观后感;他一直喜欢篆体书法,最喜小篆大家吴昌硕的作品,浸润几十年颇有心得。这两年因受疫情影响,握笔手抖,已经惜羽封笔了。过去每逢元旦春节,求学求春联的朋友络绎不绝,来不及写。现在要找他的字,只能上孔夫子旧书网去淘了。他知道我在学绘画,

上小学前,我被送到忠县,那是我人生很大的一个“伤疤”,如果我妈妈没有想起重新把我弄回重庆,那我就成了一个农村妇女。很多年我都做同样的梦,梦到自己在乡村的田坎和山坡上乱走、奔跑,没人管我,等于一个野孩子,我不知道去哪儿。那时候我那么小,想想,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对未来一片恐慌,她的心再坚强也会

## 世界不是那么坏的(外一则)

虹影

受伤、疼痛。但是命运对我很关心,在我觉得没有希望时,那里的人对我那么好(但再好都不如母亲的好,真想母亲呀),他们让我的内心得到安抚,正是这种安抚让我日后对别人宽容,对这个世界抱有希望,让我的内心世界不被黑暗灌满,一直有亮光。这里的老百姓跟我沾点亲,但之前完全不认识,他们知道我的背景,但还是对我那么好,让我知道,这世界不是那么坏的,有美好的东西。

知道自己要什么

二十八岁时,在上海,我如铁锅上的猫,无主无助!有一天我凝视黑暗中稀少的星星,突然明白自己一生要什么,心也一下子静了:一心要离开这块土地,跟当年一心要离开山城重庆一样,那时十八岁。

三十八岁时又一心想离开西方,决定在北京生活,那我义无反顾买了一张机票,走了,直到现在。一切都变得真实。

那天,也许是我们院子里聊天的声音有些大,吵醒了正在午睡的傅先生,他起来向我热情招呼。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傅先生。

## 牌戏人生

陈利

傅先生关心解我喜欢哪些作家,写什么样的文章,满满感受到他对年轻人的关心爱护。聊到他在各国游历的经历,傅先生捧出好几本厚集,都是他在世界各国留下的足迹和摄影作品。作为翻译家,先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后来在傅先生赠书《牌戏人生》中看到文章“牌戏人生”,第一句写着:人生如牌戏,发给你的牌代表定论,你如何玩手中的牌却是自由意志(引自印度政治家尼赫鲁)。这句话引起傅先生共鸣,于是一下子我就理解了他,同时我也有被点醒的感觉。遵循这样的思想自然就有自由豁达从容的人生势态。

傅先生不仅是翻译大家,在币友收藏圈也是鼎鼎有名。收集各国硬币是傅先生从小喜欢的游戏,将兴趣表达为游

戏,也是傅先生的专属了。他在《癖好之累》一文中写道:“保存有自己一点点喜爱,积有一些自己视为拱璧的东西,偶一翻弄,在最灰暗的日子里青仿佛也能面对几片青葱绿叶,令人耳目一新。”

是啊,谁没有经历过暗沉的日子呢,不同的人生阶段会有不同的烦恼或苦楚吧。而兴趣之光,或者说游戏之光,至少能将自己短暂地从灰暗中抽离出来,给自己换气的时间与空间。

最后一次与傅先生相见,他精神很好,只是腿部不适坐在轮椅上。因为快回上海了,我邀请傅先生到上海来玩。傅先生很高兴,但觉得坐轮椅出行不便,我说现在坐高铁轮椅可以直接进出车厢门。傅先生听着很有兴趣,说好,明年去上海。不料,我刚到上海定居一个月,便惊闻傅先生仙逝的消息……

九年过去了,再想起和傅先生交谈的情形,好像昨日重现。

## 视线

柴惠琴

从一棵树掠过一棵树,一片连一片的甘草,看溪水在树木和甘草的缝隙里,露出不一样的水光。车窗外的风景缓慢前移,比水流的速度稍微快一点。阳光已经温暖,春天还没有来临,树梢上的鸟窝还没有飞鸟驻足。

溪水被溪石衬托,一如雨后天青色,不远处的群山,水杉、银杏还没有长出新叶子,擦树花刚刚开放,金色的“火焰”还没有点燃山林。一辆汽车涉水奔过,另一辆汽车停在溪边冲洗,我坐在溪石上看溪水湍急,又冲过了一座村庄。用慢门拍摄,水流柔和如锦缎,风拂过的痕迹,有时也会被镜头捕捉。溪水漫过堤坝,滑进浅滩,年复一年,山石的棱角磨平了,人间的岁月又过去了无数个春秋。总有一些相似的场景,在不同的时间里不断重复。

## 十日谈

绵亘而温润的教养,请看明日本栏。

忘年交  
责编:刘芳